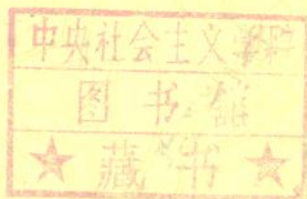


一桩神秘案件

巴尔扎克著



I56524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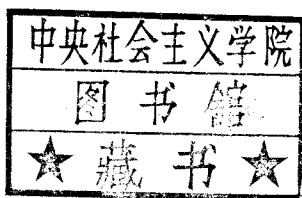
200230721

54491

一桩神秘案件

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H. de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V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Librairie Gallimard, 1950

一桩神秘案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7}{16}$ 插页 5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60,000

书号 10019·3651

定价 0.87 元



作者木刻像

出版说明

这部小说醒目的标题，也许会造成错觉，使人误将此书列入推理小说一类作品；何况这里面的确不乏扑朔迷离的细节，紧张神秘的场面，还有不少篇幅描写了警厅暗探神出鬼没的活动。但小说家的意图，显然不是以某件奇案来娱乐读者，而是试图揭开十九世纪初法国政治舞台帷幕的一角，让人们看到历史背面的污浊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无耻。在《人间喜剧》的“政治生活场景”中，这部作品应当说是最名副其实的了。

从本书的构思和细节的安排，不难看出一八〇〇年马朗戈大捷前夕的政局动荡和上议员克莱芒·德·里^①的绑架案件在作家思想上引起的反响。这一小段历史插曲表面上无关宏旨，也不曾引起历史学家的广泛注意，仅在某些政界人士的回忆录中有迹可寻，却被《人间喜剧》的作者视为窥探政治玄机的秘窗。在巴尔扎克看来，那些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获利最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本质上并不是革命的，而且从来不曾代表民众的利益，他们不过是善于利用民众的革命情绪为自己捞取财产和地位罢了。

小说的中心人物马兰，是《人间喜剧》中最重要的政客典型

① 前执政官西埃耶斯的密友，据悉曾参与马朗戈战役前夕反拿破仑的密谋，并负责转移及销毁一批秘密文告。一八〇〇年九月曾被一些神秘的陌生人绑架。

2012/14

之一。这个“不倒翁”式的人物几乎综合了大革命以来最机敏的资产阶级投机家的共同经历和主要特征。通过马兰的故事，可以看到那些篡夺大革命果实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如何以最卑劣的手段攫取权力与财富，也可看到那种朝秦暮楚的政客们如何两面三刀，玩弄权术，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为自己捞取越来越大的权势与资本。不仅如此，围绕上议员马兰被绑架的前前后后，作者几乎透视了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政治斗争的历史，剖析了旧贵族与资产阶级新贵间的微妙关系和深刻矛盾，特别是揭露了资产阶级政界的丑恶内幕。虽然本书在揭露资产阶级的同时，处处流露了对贵族阶级失败命运的深切同情，但就揭露资产阶级政界的“秘密”而言，这部小说无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达到了作者预期的目的。

一九八三年五月

献给 德·马尔戈内先生

曾在他的萨谢古堡作客

对他感恩不尽的

德·巴尔扎克。

目 次

第一章	治安当局的苦恼	1
第二章	科朗坦的报复	116
第三章	帝制时代的一桩政治案件	166
结 语	218

第一章

治安当局的苦恼

一八〇三年的秋天是本世纪初最美好的秋天之一，我们是管本世纪初期叫作拿破仑帝政时代的。十月间，下了几场雨，滋润了草原，到十一月中旬树上还挂着绿色的树叶。那时波拿巴刚被宣布为终身执政，于是人民开始认为上天同波拿巴之间存在一种默契，这就给此人更增添了一层威望；奇怪的是，一八一二年那天太阳没有照耀他，他的幸运日子也就终止了。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傍晚四点钟，在一条有王侯气派的长林荫道上，阳光象红灰似的洒在四排百年老榆树的树梢；还照耀着道路中间一个非常广阔的圆形广场，把沙子和草丛照得闪闪发亮。过去乡下的土地相当不值钱，可以建造一些圆形广场来做装饰。空气十分清新，气候十分温和，以致有一家人象在夏天一样出来乘凉。一个身穿猎装的男子，正在揩拭一支卡宾枪；这个人的上衣是绿色斜纹布的，钮子是绿的，短裤也是斜纹布的，用斜纹布制的脚套一直套到膝盖，脚上穿着一双薄底鞋。他在非常用心地揩拭那支卡宾枪，凡是高明的猎手在空闲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这个男人身边既没有猎物袋，也没有猎获物，总之没有任何工具可以表明他要出去打猎，或者已经打猎回来。他的身边坐着两个妇女；她们注视着他，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恐怖。谁如果躲在灌木丛里，看见这种景象，也免不了要象这个男人的

老岳母和他的妻子那样战栗起来。很明显，一个猎人不会那么小心翼翼地准备打猎，在奥布省也用不着使用有来复线的重卡宾枪。

“你想打麇子吗，米许？”他那年轻标致的妻子装出一副笑脸问他。

米许在回答以前先端详端详他的狗，那条狗躺在阳光底下，两只爪子向前伸，脑袋搁在爪子上，是最美的猎狗姿势；现在它抬起头来，嗅了嗅伸展在它面前的足有一公里长的林荫道，然后又嗅了嗅从圆形广场向左拐的一条横路。

“不，不是麇子，”米许回答，“而是一个我不愿放过的妖怪，是一头山猫。”那条狗是西班牙种，十分漂亮，披着白色间褐色斑点的长毛，低声咆哮着。——“好呀，”米许自言自语地说，“又是暗探！这地方挤满暗探了。”

米许的妻子满怀忧郁地抬起眼睛仰望天空。她是一个标致的金发蓝眼妇女，模样儿象古代雕像，神情严肃而且稍显沉思，似乎正在为难以忍受的辛酸烦恼而焦虑不安。丈夫的那副模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个妇女为什么胆战心惊。面相学的法则不但应用在说明性格方面，而且在预见生命的终局方面，都是准确的。有些相貌确能预兆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把所有那些死在断头台上的人的相貌准确地描绘下来（这样的活人统计对社会来说，有重大意义），那么拉瓦泰^①和加尔^②的科学就能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所有这些人的脸上，包括那些完全无辜的人在内，都有一些奇异的特征。命运在那些注定不得好死的人脸

① 拉瓦泰(G. C. Lavater, 1741—1801), 瑞士哲学家、诗人兼神学家, 面相学的创始人。

② 加尔(F. G. Gall, 1758—1828), 德国医生, 脑相学发明人。

上留下了烙印！在善于观察的人眼中，这种烙印是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摆弄卡宾枪的汉子的富有表情的脸上，就有这种烙印。米许是一个又矮又胖的人，虽然性格安静，但是举止急促而敏捷，象个猴子。他的面部白皙，但布满血管，容易充血，他的矮胖身材象一个喀尔木克蒙古人，加上红色的鬃发，显出一种凶恶的神情。他的眼睛象虎眼，黄褐而明亮，深不可测，谁如果细心加以凝视，会一直看到底也发现不了有什么反应和热情。这双固定不动、闪闪发光而且绝不退缩的眼睛，简直使人无法忍受。固定不动的眼睛与举止敏捷的身体形成强烈的对比，使第一眼见到米许就产生的冷冰冰的印象益发加深。在这个人身上，迅速的动作完全是为了传达一种唯一的思想，如同在禽兽身上，没有思想的生命完全是受本能支配一样。自从一七九三年以来，他就把他的红胡子留成扇形。即使他在“恐怖时代”没有当过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光是这个面部特点，也使人望而生畏。这个有扁平鼻子的苏格拉底式的脸，上部是十分漂亮的额头，可惜额头太突出了点，看上去好象悬在脸上一般。两只招风耳朵象野兽耳朵一样有点会动，经常保持着警惕。那张嘴按照乡下人通常的习惯半张着，露出象杏仁一样的大白牙，可惜排列得不甚整齐。两颊上的连鬓胡子又厚又亮，衬托着当中白皙的脸，脸上有些地方带有紫斑。头发前面剪平，两颊和脑后留得很长，颜色红褐，使这个人脸上所有奇异的特点和命运的烙印充分显露出来。他的又肥又短的脖子，对断头台上的刀是很大的诱惑。这时候，阳光从侧面完全照亮了这三个脑袋，那条狗不时张望他们一下。这一幕发生在一个壮丽的舞台上：这个圆形广场处在贡德维尔猎场的尽头，这个猎场是法国最富饶的土地之一，而且毫无疑问是奥布省最美丽的一块地，地上有美奂美轮的榆

树林荫道，有按照芒萨尔^①的图纸建造的古堡，一座有围墙的占地一千五百阿尔邦^②的猎场，九个大庄园，一座森林，还有磨坊和牧场。这一大块有帝王气派的土地在革命前属西默兹家族所有。西默兹原来写作 Ximeuse，是洛林地区的一个藩领。这个名字读作“西默兹”，后来人们就按照读法写成 Simeuse 了。

西默兹是忠于勃艮第家族^③的贵族，他们的巨大财富可以一直追溯到吉兹家族^④威胁着瓦洛阿王族^⑤的时代。起初是黎世留红衣主教，后来是路易十四，都一直记得西默兹一家曾经对叛乱的洛林王族忠心耿耿，所以对他们一家十分冷淡。当时的德·西默兹侯爵是一个老勃艮第党徒，一个老吉兹派，一个老同盟会员^⑥，一个老投石党党员^⑦（他把贵族对王室的四大仇恨都继承下来了），于是搬到五天鹅来住。这位侯爵被卢浮宫拒绝，就娶了五天鹅伯爵的寡妇；五天鹅伯爵是著名的夏尔热伯夫家族的旁系，是古老的香巴涅伯爵领地里最显赫的氏族之一，后来变得和长房同样出名而且更加富有。侯爵是当时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不在宫廷里耗尽自己的资财，却来建造了贡德维尔，他把

① 芒萨尔(1598—1666)，法国名建筑师。

② 每阿尔邦相当于中国的六亩。

③ 勃艮第家族，起初是法兰西王族的一支，后来成为大公，领地并入王室，成为行省。

④ 吉兹家族是洛林王族的旁系，好几代洛林王族的子孙都称为德·吉兹大公。最著名的有亨利·德·吉兹，他组织了一个同盟来反对法王亨利三世。

⑤ 瓦洛阿王族出了好几个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是其中一个。

⑥ 同盟会(la Ligue)，指一五七六年德·吉兹大公创立的天主教同盟会，表面上反对加尔文教徒，实际上想推翻亨利三世。

⑦ 投石党(la Fronde)，指路易十四未成年时的一个贵族集团，反对王室及首相马扎兰，造成内战。

领地都划进去，再加上一些土地，唯一的目的是给自己建造一个良好的猎场。他又在特鲁瓦^①建筑了西默兹公馆，离五天鹅公馆不远。这两所古老的宅邸同主教公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特鲁瓦仅有的石头建筑物。后来，侯爵把西默兹公馆卖给洛林大公。他的儿子在路易十五治下挥霍掉了这份积蓄和巨大财产的一部分；可是这个儿子当上了舰队司令官，后来做到海军中将，用辉煌的功绩补救了他青年时期的荒唐行为。这位海军中将的儿子德·西默兹侯爵在特鲁瓦死在断头台上，留下一对孪生子成了流亡贵族，目前正在国外，同孔代家族^②共命运。

这个圆形广场过去是老侯爵打猎时聚会的地方。在西默兹家族里，大家管建造贡德维尔的那位侯爵叫老侯爵。从一七八九年起，米许便住在这聚会场所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建造于路易十四朝代，筑在猎场内部，人称五天鹅阁。五天鹅村位于生母森林（原来叫“圣母”森林，读走了音变成“生母”森林）的末端，那条狗库罗嗅出有暗探的那条有四排榆树的林荫道就一直通向森林。老侯爵死后，这阁子无人照管，破烂不堪。海军中将在海上和在宫廷的时候多，在香巴涅的时候少，他的儿子就把这破烂的阁子给米许作住宅。

这座典雅的建筑是用砖砌成的，在墙角上、门上和窗上都有蛭石状石头作装饰。两边各有一道上好熟铁制成的栅栏，可惜已长满了锈。栅栏外边是一道又宽又深的界沟，茁壮的树从沟里长出来，沟边的矮墙上装有铁丝网，网上无数尖刺可以防止坏人进入。

猎场的围墙从圆形广场的圆圈外开始。在外边，那个壮丽

① 特鲁瓦过去是香巴涅藩领的首都，现在是奥布省省会。

② 孔代(Condé)家族是波旁王族的旁系。

的半月形是由植有榆树的斜坡构成，正如猎场里面与之相对应的那个半月形是由一丛丛外国树所构成的一样。因此白天鹅阁处在这两个马蹄形所构成的圆形广场的中心。米许把从前楼下的厅堂改为马厩、畜圈、厨房和柴房。过去的荣华富贵在这里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那个前厅，前厅的地板是由黑白大理石砌成，从猎场那里通过落地长窗可以走进去，这种小方块玻璃镶成的落地长窗，在路易-菲利浦还没有为着法国的光荣把凡尔赛宫改成医院以前，可以在凡尔赛宫看到。阁子内，一条古老的木楼梯将屋子一分为二，楼梯已经被虫蛀坏，可是并不缺少特点，楼梯一直通到二楼，上面有五个房间，可惜有点低矮。再上一层是一个巨大的顶楼。这种可敬的老宅子总是有一个四面的大屋顶，屋脊上两头各有一个铅制的装饰品，开着四个牛眼状的圆窗，芒萨尔喜爱这种圆窗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法国建造低矮的顶楼和意大利式平屋顶可说十分荒谬，法国的天气不容许有这种屋顶。米许把饲料储藏在顶楼上。猎场在这老阁子周围这一部分完全是英国式的。离这里百步远近，有一个以前的湖沼，现在变成一个池塘，里面有很多鱼，还通过下面两个特点表明它的存在：其一是在树顶上总笼罩着一层薄雾，其二是落日时分总有上千种青蛙、癞蛤蟆和其他吵闹的两栖动物在大叫大喊。破破烂烂的东西，幽静的树木，笔直伸展的林荫道，远处的森林，长满铁锈的铁栅栏，布满苔藓的大石块，这一切，连同许许多多细微的东西，都给这个到今天还存在的建筑物增添了诗意。

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米许正背靠着一堵布满了苔藓的矮墙，矮墙上面放着他的火药筒，他的鸭舌帽、手帕、一把螺丝刀，一些破布，总之凡是他的可疑行动所必需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他妻子的椅子靠着阁子大门旁边的墙，大门顶上，雕刻得很

华美的西默兹家的家徽和他家高贵的座右铭：“死于斯！”依然存在。米许的岳母穿着农妇服装，把她的椅子放在米许的妻子前面，使女儿可以把脚搁在椅子的横档上，不致受到地下的潮气。

“小家伙在这里吗？”米许问他老婆。

“他在池塘附近转悠，对那些青蛙和虫子着了迷了，”岳母回答。

米许吹了一声令人浑身发抖的口哨。他的儿子飞快地奔过来，奔走的迅速足以证明贡德维尔的管家平日的专横。米许从一七八九年起，尤其是一七九三年以后，就差不多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不仅使他的老婆怕他，他的岳母怕他，一个叫做戈歇的小厮怕他，女仆玛莉亚娜怕他，而且连周围方圆四十公里地的人们也怕他。也许我们应该很快地解释一下害怕的原因，这样才能从性格方面完成米许的画像。

德·西默兹老侯爵在一七九〇年便变卖了他的财产，可是事变发展得太快，他来不及把美丽的贡德维尔交到可靠的人手中。他被控与德·布伦斯维克公爵和德·科布尔亲王^①通信，夫妻俩都被特鲁瓦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关在狱中；革命法庭庭长是米许的岳父，米许妻子玛尔特的父亲。侯爵夫妻受刑的时候，人人都带点嫌恶地注意到贡德维尔的猎场总看守米许到场观看，米许那时候已经成为阿尔西地方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他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幼成为孤儿，侯爵夫人把他放在公馆

① 德·布伦斯维克公爵(Charles, duc de Brunswick, 1735—1806)，普鲁士将军，一七九二年担任各国联军统帅进攻法兰西共和国；德·科布尔亲王(prince de Saxe-Cobourg, 1737—1815)，奥地利军统帅，一七九二年曾战胜法国共和国军，他同英国首相庇特被称为反对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人物。

养大成人，委派他做猎场总看守，对他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他居然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举动，从此以后当地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只有那些狂热的爱国分子称赞他是布鲁图斯^①式的人物。侯爵夫妻死后，贡德维尔这块上好的领地由国家公开拍卖，买主是阿尔西地方一个名叫马里翁的人，他是西默兹家一个管家的孙子。这个在大革命前后都当律师的人物，很害怕猎场总看守米许，便继续委派他当这块地的管理人，还给他三千法郎的年薪，以及出售木材的一份佣金。已经号称拥有上万法郎财产的米许，又是出名的爱国者，娶了特鲁瓦一位制革工人的女儿做妻子。这位制革工人是特鲁瓦城革命的传播者，革命法庭的庭长，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性格同圣鞠斯特^②很相象；后来他因为同巴贝夫^③的起事有牵连，畏罪自杀，以免受刑。玛尔特是特鲁瓦城最标致的姑娘。虽然她十分害羞，还是在一个共和党的节日里被她可怕的父亲强迫扮做自由女神。

马里翁在七年中难得有三次到贡德维尔来。他的祖父曾经当过西默兹家的管家，整个阿尔西城的人都相信马里翁公民是西默兹家族一对孪生子的代理人。只要恐怖时代没有结束，米许，这位贡德维尔的管家，忠心耿耿的爱国者，特鲁瓦革命法庭庭长的女婿，为奥布省议员马兰所宠爱，是受到大伙敬重的。可是山岳党失败以后，他的岳父自杀了，米许就成了替罪羊；人人都赶紧把其实与他毫无关系的罪行，全都套到他的头

① 布鲁图斯(Brutus)，古罗马革命家，他的儿子阴谋复辟，布鲁图斯亲自判他死刑并参与执行。

② 圣鞠斯特(L. de Saint-Just, 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以刚正坚定著称。

③ 巴贝夫(F. E. Babeuf, 1760—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密谋反对督政府，案发后自杀。

上，也套到他岳父的头上。管家顽强对抗群众的不公道；他强硬起来，采取了敌对态度，说话十分大胆。可是，雾月十八日以后，他就奉行了强者的哲学：保持高度的沉默。他再也不同舆论作斗争，他满足于采取行动；这种明智的作法使大家把他当作一个阴险狡猾的人，因为他已经拥有价值十万法郎左右的地产。其实这是因为，第一，他一个子儿也不花；其次，他得到这笔财产完全是合法的；既有他岳父的遗产，又有管家地位每年给他带来的六千法郎的分红和薪金。尽管他当管家已经当了十二年，尽管每个人都能计算出他的积蓄，可是在执政府初期，当他花五万法郎买了一所庄园的时候，大家又起来攻击这个老山岳党员；阿尔西的人们认为他是想用发大财的办法来恢复人们对他的敬意。不幸的是，正当每个人都逐渐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蠢事，这件事传说时被乡下人添油加醋，又重新惹得人们认为他的性格十分凶暴。

那是一天傍晚，他与几个农民结伴走出特鲁瓦城，其中有一个是五天鹅的佃户；米许身上有一张纸跌落在大马路上，这个佃户走在最后头，就弯下身去把那张纸拾起来。米许回过头，看见那张纸在佃户手上，立刻从腰带里拔出手枪，子弹上膛，威胁那佃户——因为佃户认识字——说如果佃户打开那张纸，他就立刻叫他脑袋开花。米许的动作那么迅速，那么猛烈，他的声调那么可怕，眼睛里喷着火，所有的人都害怕得浑身冰凉。这个佃户当然成了米许的仇人。

德·五天鹅小姐同西默兹的两个孪生子是表兄妹，她住在五天鹅公馆，她的全部财产就是佃给那个佃户的田地。童年时代，她曾经同这对孪生兄弟在特鲁瓦城和贡德维尔一起过着青梅竹马的生活，如今她只为着她的两个表哥才活着，她唯一的